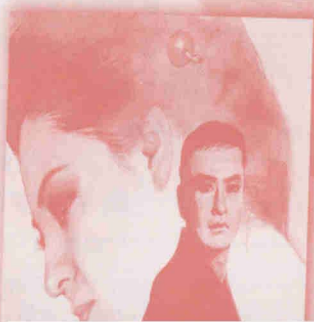


古钱奇缘

南强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钱奇缘/南强编著. —福州:海峡文艺出版社,1999.8
ISBN 7-80640-298-5

I. 古… II. 南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36709 号

古钱奇缘

南强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76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

省、市计委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斗西路21号 邮编:350005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7.37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

1999 年 8 月第 1 版

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

ISBN 7-80640-298-5

I·243 定价: 8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- 一 九等公民苦恼经 (1)
- 二 书呆富翁摇身变 (9)
- 三 风流初验在发廊 (18)
- 四 小巷深处怪老头 (25)
- 五 谈婚论爱情女情 (31)
- 六 见宝不识大傻冒 (38)
- 七 财运当头天上来 (48)
- 八 落花流水各有意 (54)
- 九 侠义救美怒挥拳 (61)
- 十 风流潇洒雨打去 (70)
- 十一 说巧不巧遇豪客 (77)
- 十二 栽花插柳有缘分 (84)
- 十三 高山小村真贫穷 (92)
- 十四 悬崖古棺新希望 (101)
- 十五 刀下逃生有后福 (108)
- 十六 博物馆里新天地 (115)
- 十七 血溅老屋满城骇 (124)
- 十八 伤心皆因红颜美 (133)
- 十九 朦胧散去隔阂生 (139)
- 二十 人生成功淡泊始 (142)

着鞋袜轻轻松松地做一个上等人。结果却阴差阳错考到师范大学中文系。当时我觉得很委屈，后来才知道，其实按我的考试成绩进师大都勉强。不管怎么说总算替我老爸挣了一点面子，让我这个世代代文盲的贫民之家出了个大学生。可惜毕业分配时我又回到家乡的中学当老师。开初我对当老师不在乎，心想总比老爸拉板车强，况且还是在县城中学呢。曾经打算当个好教师。后来很快发现想错了。县城中学里人才济济，哪个不是大学毕业生？名牌大学毕业生都满地扫，像我的教研组长徐老师就是文革前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生。谁希罕我这样的人？

最要命的是我这人可能天性不适合当老师，至少当不了好老师。教书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。每天从早上七点上班，一天至少要上三节课。学生又多，年年爆满，作业本收上来垒到半米高，捧在手里顶到下巴，没有吃饱饭抱不动；还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和活动，直忙到天黑下班。碰到上级来检查或者期末考，晚上还得加班。我最怕的是上午最后一节。那时正是肚子咕噜叫的时候，学生们也坐不住了，纪律特差，教室一片嗡嗡声吵，我得加大嗓门吼叫坐在后面的同学才听得见，经常累得头晕目眩，有一回还差一点昏倒。

这么辛苦这么累，待遇呢？只有吃亏的份。尽管我工作还算卖劲，可是管不住学生，又不擅长口才，所以教了几年书，成绩平平，评先进从来没份。评先进没份，评职称就吃亏。按我的学历和资历，本来教了几年后就可以上中级的，可就因为没有先进所以上不了。到后来总算评上了，校长却说职数不够，暂时不聘。不聘的结果就是工资加不上，房子分不上，所以我在中学干了差不多十年，仍然住在老爸租来的老式房子里。学校和街坊都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老余儿子怎

头来竟混成这样！

既然当教师出不了头，为什么要在这棵树上吊死，为什么不可以想想别的路子改变一下命运呢？老百姓说树挪死人挪活，就在那天，我打定了主意，要跳出学校大门。

我静下心来认真思考了几天，究竟干什么好。我的首选是进机关。南柯地方穷，比不得广东、闽南，人家经济发达，大家都往三资企业去挣大钱，只有老弱病残才守着机关。南柯没有什么三资企业，也没有什么国营大企业。进机关不仅旱涝保收，更重要的是有提升的机会。我有好几个同学，其实当年读书远不如我，分配时进了机关，如今都有一官半职了，白天坐着轮子转，三餐围着酒桌转，晚上拉着裙子转，既威风又潇洒。本来我以为这事可能不会太难，一奔走却发现形势变了。前几年机关缺人，还到中学物色人呢。谁知道这几年一下就人满为患了。有些机关要人，可要的是笔杆子。如果我能拿出几篇文章来证明我是条笔杆子，或许人家会要我。偏偏我虽然是中文系毕业的，却连豆腐块大的文章都拿不出来。不会写文章，有个硬后台也行，偏我的老爸老娘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，也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是有权势的。所以我跑了一阵子，除了白费时间精力，白听了许多尽力帮忙之类的空话，仍然在中学里受苦受穷。

我总结了失败教训，觉得既然机关没咱的份，走不了仕途，那就走别的路吧。捞什么鬼官，我还懒得做呢！倒不如下海挣钱去。

这几年有很多知识分子弃教从商，电视上还播放了一个什么大学教授卖煎饼的事。我们南柯也有几个教师下海。有的跑俄罗斯东欧当倒爷，有的到日本新加坡搞劳务，还有一个小学校的副校长辞了职到深圳去，据说是帮他的朋友做跨

上才有作用；听说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服气，提出过不同看法，还企图摆脱皮子去独立。我想这些知识分子统统都是跟我一样的毛。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悟到这条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的。我很不甘愿做生意又失败。教书当然可以解决温饱问题，可是难道温饱就是人生的目的？说什么我也要挣点钱。我的理想境界是小康生活。有那么一二十万元，存在银行里。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单元房，有一间藏书不多不少的书房，有一个马马虎虎的大彩电，有一套过得去的音响设备。想买衣服的时候就买，想请朋友上餐馆的时候就上。到任何场合，不要太派头，但也让人尊重。说起来我的胃口不大，可就是这么一点愿望现在都达不到。我很苦恼。

正在这时，新的机会来了。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省城来信，拆开一看，哈哈，居然是大学同学刘国宏。他说近期打算来南柯收集古钱，届时好好一叙。

二 书呆富翁摇身变

国宏说他近年来都在玩古代钱币，颇有所获。现在打算重点搞地方钱币，希望我能帮他留心收集；根据他的考证，南柯是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古城，曾经有过一个虽然短暂却文化发达的大殷王国。大殷王国的创立者是闽王王审知的小儿子王延政。王审知据闽后，利用南柯附近丰富的矿产资源，建了一个铸币厂，提供全国所需钱币。王延政建立大殷国后，将这个铸币厂收归己有，铸造了大量钱币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大殷至宝。

大殷国灭亡后，铸钱业继续发展。宋代时成为全国四大铸币中心之一。当时的铸币厂称为富国监，在此铸造的钱币

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；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，当时全国三分之一的财政货币是由南柯提供的，这真是了不起的贡献啊。南柯的古钱资源如此丰富，只要把这些地产古钱收齐就足以成为百万富翁了。

读完他的信后，我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。

以前我常常看到古钱。那是一些比硬币略大的铜片，中间有个方洞，上边有一些标志年号的文字。古人戏称为孔方兄，当地人则叫它“明钱”。有时在乡下人手腕上挂着，有时在小孩帽子上缀着，有时在人家的蚊帐钩上吊着，有时小孩还用它们来游戏。好像自己家旧桌子抽屉里还有几枚呢。就这破烂东西竟然还那么值钱？

不过既然国宏说这东西值得玩，那就一定值得玩。所有的古董不都是像破烂一样吗？可一旦发现它的价值，就成了无价之宝。前不久我还看见一篇什么文章说有一个价值连城的古代九龙戏水盆，被一个农民用来喂猪呢。一瞬间我的眼前跳动起许多圆圆亮亮的古钱来。每一枚古钱又在一瞬间变成硬挺挺的崭新人民币。我当即行动，回家翻箱倒柜。搞得我老爸莫名其妙，连问我发什么疯？我不回答，只是到处乱翻，指望突然能找出一只宝贝来。然而天下事总是难随人意，平时好像很多的，等你真的找起来又找不到了。我费了好多力气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找遍，最后只有两枚小小的乾隆通宝。老爸明白我要找的是这个，摇摇头说，“唉呀，这个东西！我们这种穷家哪还能存得住。以前倒是有几个，早都被你娘换针线了！”

我很失望，但也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我想天上哪能就掉下个元宝来！得慢慢来。等国宏来时好好向他请教请教。

我在焦急中终于等来了国宏。我到车站第一眼看到他时，

发现他变了好多。

过去他跟大白鹭一样，又高又瘦，脖子细长，有个大喉结；白净长方脸，鼻梁很高，留了一头长发，戴副高度近视镜。他在我们班是老大哥，插过几年队，后来补员回省城，在一家冷冻厂做工。恢复高考第二年才上大学。他读书很用功，整天抱着书本啃，很少与同学说话，一副落落寡合的模样。不过考试成绩总是很好，所以我很佩服他。

十年不见，他成了一只大白熊。性格也变了很多，一改过去的寒酸相，一下车就嚷着说肚子空了，要赶快找家饭馆吃饭。

我带他走进车站附近一家看来比较干净的饭店，一坐下他就对老板说，要个包厢，弄几个好菜。老板是个胖乎乎的中年妇女，满脸堆着谄笑，张口报出一大串：“有哇有哇，什么好菜都有！‘石鳞’‘黄鲶’‘王八’‘鲢鲤’……”把我吓了一跳。我的口袋里只有几十元钱，这些山珍海味哪是我这样的穷光蛋敢点的？

幸好国宏看出了我的窘态，很大方地说：“你别慌，这餐饭我请。”

我松了口气，又觉得不好意思，“唉呀，在南柯该由我来的。”

他把手一摆说：“算了，咱们的事哪里不一样？不瞒你说，我这几年玩古钱，多少赚了点钱；要靠学校的几块工资，抽烟都不够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，国宏抽的是阿诗玛烟，要八九元一包；手上拿的打火机金光闪闪，档次不低。他身上穿的衬衫面料也很精细，胸袋上有个小小的绣花图案，看样子是什么名牌。相形之下，我就寒碜多了。衬衫裤子皱巴巴，都是地摊上买的

廉价货。

其实在学校里，哪个老师不是这样？在我们中学里很少有人抽烟喝酒，大家都说这样好最有利健康，可真正的原因却是穷抽不起喝不起，说说面子话罢了。什么健康不健康的，学校里多少人一辈子粗茶淡饭烟酒不沾，可是得病的也最多，什么肝病胆病胃病神经衰弱阳痿不举，一检查起来比比皆是，个个面黄肌瘦。而那些整天吃喝玩乐的，倒个个红光满面膀大肚圆。我要有钱肯定又抽烟又喝酒，像现在这样整天跟瘟鸡样窝在家里，不抽不喝不玩，有什么意思？

国宏是真发了。看来玩古钱真是一条路哇。我的眼前闪起了一道希望之光。心情一下舒畅起来。所以等后来酒菜上桌时，我觉得胃口特别好，一杯又一杯地敬国宏。弄得他有点奇怪起来，“怎么回事？十年不见，你的酒量这么好起来？”

我和他以前惟一的一次喝酒是在毕业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晚上。那天不知怎么搞的宿舍里只剩下我们两个。开初各躺在自己床上看书，看着看着，国宏突然扔下书对我说：“喂，老弟，去喝杯酒怎样？”

我听他这么说，感到很希罕，班上很多人喝酒，特别是那些插过队的同学，可是我从来没见过他喝酒。他见我的神情，马上猜出了我的心思。

他说，“你不相信我会喝酒？真要喝起来班上没有一个是对手！”

我被他一说，来了酒兴，“喝就喝！”

于是我们走出校门，在一家小食店坐下来，要了一瓶米烧，一碟鱼皮花生，一盘炒田螺，对饮起来。几杯下肚，我感到头昏脸热，国宏却脸不改色，只是一变平日沉思默想的老夫子神态，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有关自己的事。那天我才

知道，原来他已经有了家庭，来念大学后家里就全靠老婆一人供养，生活拮据，难怪从不喝酒。他说他这一代人比我这一代人倒楣多了，虽然生在红旗下，后来却一直不顺。长身体的时候碰上瓜菜代，要读书时碰上文化大革命，该工作时碰上上山下乡，结了婚就碰上计划生育。如今三十几岁了还在和儿子一样上学。

我很同情他，但又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一个劲地劝喝酒，我像鲁迅笔下的那个聪明人一样，不断地说：“不要紧的，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他摇着头说，“算了吧，好不好我自己明白，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，像我这样既不能立又不能不惑的，以后找个好点单位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！真有前途的是你们这一辈，后生可畏哪。”

那天晚上我们把一瓶烧酒喝得精光，国宏还说了好多别的话，可惜我都记不得了。只觉得越说越投机，到后来买单的时候，我们都抢着从口袋掏钱。一共十七元，好笑的是两人的钱合在一起还差四角，店主见我们搜遍袋子也凑不起来，肚子里老大不高兴，最后也只好就算了。我们称兄道弟彼此拍着肩拉着手回宿舍。第二天头痛了一天，上课直打瞌睡。

我说：“不是酒量好，这十年来我穷得酒都喝不起，我是高兴。想不到十年后我们会见面，更想不到十年后你会玩古钱首先脱贫致富。我真是好敬佩你呀。”

这些话出自我的内心，国宏听了很高兴，和我又干了一杯后，大发感慨起来。他说：“他妈的这年头老老实实拿工资实在不行了。别看我在大学，可大学又怎么样？徒有虚名。跟中学一样的清水衙门。只要窝在里边不出去，都没法改善生活。你看社会上那些有钱的，哪个是靠拿工资的？都要靠去闯。当然要闯的路子很多，有正儿八经，有歪门邪道，有利

头按摩怎么样？我请客！”

我吃惊得几乎要晕过去了。

三 风流初验在发廊

要说洗头按摩，这几年南柯实在兴得快。这些店一般都挂着美容店或发廊的招牌。如果说，像五凤楼这样的古老建筑代表南柯的历史，那么美容店就代表了古城的今天。几乎没有一条街没有的。有些地段，像汽车站这样来往客商集中的地方，隔几个店面就有一家。

这些店的铺面一般都很狭小，当门装着一块大玻璃，上贴洗头面膜焗油美容之类的彩纸剪字，垂着几条绿色人造藤条，挂着一圈不断闪烁的满天星或者水流灯。走进里边，通常是靠墙一面大镜子，镜下一个长案，摆着许多彩色塑料瓶装的洗发香波；镜前是一排靠背椅，有藤的，塑料的，也有电镀管的；另一面墙上则贴着一些大幅明星彩照，缀点得整个发廊既俗又艳，令人感到有种梦幻般的情调。

美容店的洗头妹，多数是温州一带来的年轻女孩，到后来也有四川江西和南柯乡下来的女孩，年纪从十六七到二十几岁不等，大家怀着赚钱美梦，离乡背井来当洗头妹。她们每天大约上午十点多钟起来，打扫整理好店铺，对着镜子涂抹得花枝招展，然后坐在门前，摆出一副倚门卖俏的样子，等待客人。一般上午客人不多，午后便渐渐多起来；晚上最热闹，有时小小的店铺挤满了人，多数是男人，绝少女客。

我每天上下班从街上走过，都要经过几家发廊。坐在门前的洗头妹差不多都会很热情地招呼。起初她们以为我是外地客，有的居然伸手来拉。后来知道我是本地人，态度就稳

重多了。不过有时也会叫我，说：“你是老熟人了，进来玩玩吧，很便宜的呀。”可是我怎么敢进去？一来本人囊中羞涩，洗个头再便宜也要一二十元，哪能消费得起？二来也没那个胆子。

不过经过发廊时，有时我也会偷看一两眼。隐约见得里面男人半躺在靠背椅上，洗头妹两只胳膊紧紧抱着他的肩膀，脸贴着他的脸，手在胸前轻轻地按摩着，一副肉麻相，不堪入目。不过这些是看得见的，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名堂。学校里年轻人时常谈论发廊里的艳事。据说有的发廊不但洗头，还做全身按摩，至于按摩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你愿意付多少钱。总之发廊美容店是藏污纳垢的是非之地。正人君子绝不涉足的。会到那种地方的男人，十有八九是去玩女孩子。热衷于洗头也就是热衷于玩女人。

我虽然是个小人物，但我受的是正统教育，自信还算是个正经人，所以一听国宏说要去洗头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“那，那种地方敢去？”

国宏却大笑，“怎么不敢去？政府都准许她们开店，我们还不可以去？早就听说南柯的女孩既漂亮又风流，正好去见识见识。”

我说，“听说那种地方很不正经的。”

他说，“别把人统统看扁了。不是所有开发廊的都不正经。我去过不少美容店，多数洗头妹老老实实做生意。正经不正经全在自己。你学学柳下惠，坐怀不乱就行了嘛。况且，就有点不正经又怎样？这几年我也见得多了，多少在台上看起来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，一到台下见不到人的地方，就露出男盗女娼的本性。我等只是平头百姓，偶然不正经一下又有什么？我看，你再不去就要落伍了。”

这话讲得我脸都红了。在学校这个圈子里，我也常听到有人谈风月讲男女，都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，欲说还休，没有人像他这样直截了当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莫非真是大地方开放，人家见多识广，见怪不怪？这几年我虽然亲眼所见不多，可也听了不少，什么某某人贪污受贿，某某人风流成性，学校里社会上骂的，也都是这类人。我不相信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大人物个个都不好，但确实有一部分不好，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。说起来国宏也有道理。大人物都可以不正经，小民百姓犯点风流错误算什么？这几年我过得这么寒酸窝囊，什么娱乐场所都没去过，确是落伍了。所以我虽然不大好意思，也不再坚持下去了。我想起时常路过的那几家美容店，其中一家装修得比较清楚，那里几个洗头妹看起来也比较顺眼，于是就把国宏带到那家店去。

那家美容店挂着个灯箱招牌，叫温馨发廊。我们才走近门口，一个挺漂亮的高个女孩就来招呼了。这女孩我见过几次面，以前也打过招呼，所以算是熟人了。我鼓足了勇气对她说，“唉呀，这位朋友想洗头。”

她很妩媚地一笑，“要洗就一起进来洗啦。哪有不陪朋友的道理？来来，里边请，包你满意的。”一边说一边拉国宏，国宏很大方地跨进玻璃门，一只手紧紧拖着我，这样我也就身不由己掉入火坑了。

店里还坐着三四个女孩子，都穿得袒胸露臂，脸上化着很浓的妆，眼睛很黑很大，嘴唇鲜红鲜红，浑身冒着一股很重的脂粉香味。见有客人来，齐刷刷地站起来同时眼睛看过来。这神情弄得我满脸羞怯，浑身不自在，几乎就想掉头跑了。

高个女孩问我们，“请哪个小妹洗头？”

国宏大咧咧地坐下来，拍拍她的肩膀，就要她洗。我却胡涂了，眼睛不敢看，也不知叫哪个，口里说着随便随便，屁股则一直不敢坐下来。高个女孩见我这种窘状，开口叫：“小蝉，你给这位先生洗。”

我还是不敢就坐，那个叫小蝉的女孩很大方地把我带到靠里边的一把坐椅上，很亲切地请我坐下。直到这时我的心绪才稳了一点，偷眼看看周围。在朦胧的灯光下，我从椅前的大镜上看到，小蝉年纪很轻，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，五官端正，留着披肩长发，肤色白嫩。只是神态好像有点忧郁。她一声不吭，默默地给我在脖子上围好毛巾，然后往头上倒香波。一股冰沁沁的感觉立即从头顶往四处散布。随后，她抬起手臂，开始在我头上抓挠起来。这一抓不要紧，把我的痒感引出来了，随着她的手指在头上循序渐进，我感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舒服，不由得哼了一声。

小蝉马上停住，轻声问，“是不是太重了？”

我说，“不不，感觉很好。”

她说，“先生是头一次来吧？”

我说，“洗头是头一次，不过差不多天天经过你这里。”不知怎么搞的，我突然觉得这女孩很亲切，很想和她说说话。

她恍然大悟：“难怪我看你有点面熟呢。你看起来很像先生，斯斯文文的。也很少来洗头。”

我说，“当先生的很穷，洗不起头。没有你们挣钱多。”

小蝉却笑起来，“哪有钱呀？我是家里穷，没办法才跑出来给人打工，混一碗饭吃。还是你们当先生当老板好，不要受人气。”

她一笑起来就非常甜。我想不到这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洗头妹会有这种感叹。难怪她神情有些忧郁。看来国宏说的

对，发廊妹也不能一概而论。我对她们这些人真是太缺乏了解了，其实就是整个社会对她们这些人都有偏见和误解。总以为这些人怎么怎么地下贱，怎么怎么地要钱不要脸。事实上并非都那样，她们也是人哪。

我既好奇又同情，于是和她聊了起来。原来小蝉是南柯乡下人。小学毕业后在家闲了几年，去年才到城里当洗头妹。这家店的老板平时不在，管店的就是给国宏洗头的那位高个女孩，叫红姐。

小蝉不但给我洗头发，还用手指在我太阳穴和后脑的风池穴上揉了好一阵，才请我到门边的水盆冲净，然后用电吹风把头发吹干，这时我感到一头清爽，精神特好。真想想不到还有这种效果，难怪男人爱洗头了。早知道这么舒服，我又何必望而却步？

吹好头发后，我以为结束了，正想站起来。小蝉低声问，要不要做面膜。

我不知道面膜怎么回事，不知怎回答，国宏抢过去说，“不要问了，今天你们有什么服务都上，让我们高兴高兴。”

红姐听了满面春风，“放心啦，我们保证服务到家。小蝉你先给这位先生做面膜，我带这位先生去按摩。”说着推开旁边的一扇小门，带国宏走了进去。

我有点不解：“他们不在这里做了？”

小红吓唬一笑，手指在我面上点了点，“他做全身的，要在里边。你连这都不懂，真是先生啊。”

她这一说，我有点明白了，原来按摩就是那么回事呀。可是我很难把眼前这个还带着稚气的纯朴女孩和娼妓联系起来。我有点不信，鼓了鼓勇气问小蝉，“那你做不做按摩呢？”

她不回答，倒了一点洗面奶，用手在我脸上轻轻摩着，于

是我闻到一股黄瓜汁的味道，感到一种适意的润滑清凉。我继续追问，“你不要怕，跟我说真话，到底做不做？”

她停了一会说：“一般不做。余先生要做就做。不过我做不好。”

我听到她这么说，心里浮起一种说不尽的感觉。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。这女孩看起来很顺眼很温柔，和她玩玩一定很有意思。我已三十出头了，除了追求过文卿，没有亲近过任何女人。这倒不是说我不想女人，我的性欲很正常，晚上经常冲动，有时就想随便找个女人算了，可是急切中哪里去找？最后就只好自己解决。可是到底假把戏，总是不尽意。而且长期手淫对健康也不利。于是我就想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不能在文卿这棵树上吊死，一定要找个女人了。这个女人一定要漂亮，像文卿一样。一般来说我喜欢那种女人：胸脯要丰满，皮肤要白嫩；性格一定要温柔体贴，善解人意。总之她一定要是个非常可亲可爱的女人。我晚上想得天花乱坠，等到真的有人给我介绍女人，却又觉得跟我想象中的差距太远，乏味至极。今天倒很奇怪，与这洗头妹虽然头次认识，倒似曾相识般，竟唤起了我久不兴奋的神经。

旁边那扇小门又开了，国宏和红姐从里边走出来。小蝉和她咕哝了一句什么便招呼我，“来吧，到里边去。”

我的额头冒出汗，心猛跳起来，犹犹豫豫的。国宏拍了拍我肩膀，“别呆了，好好摩，我等你。”

红姐也说，“余先生你有福气，小蝉从来不给人摩的，今天看上你啦。”

我情不自禁站起来，跟着小蝉走进里边，马上觉得好像坠入梦里，全身都漂浮起来。

朦胧中经过一个很长很黑的小过道，然后到了一个房间，

又是当今钱币界的一个名人，赵老头能得到他的墨宝，说明也非常钱贩。可惜当时我并不清楚，只是直觉有点不寻常。

赵破烂正好在家，是个干瘦小老头，满头刺猬般的白发，两只薄薄的招风耳，脸上布满皱纹；一只有点发红的尖鼻子，眼睛看人时骨碌碌转，弯腰曲背，四肢像干枯的柴棍，穿着过大的圆领老头衫和黑布短裤，这副样子，令我想起一只耍江湖把式的老猴来。

徐老师把我介绍后，他皱起眉头来将我打量一番，眼光里流露出一种警惕和不耐烦。这种态度令我很不舒服，进门前的一肚子信心和勇气跑到爪哇国去了，很想就退出去。可是想想国宏和我的合作计划，只能硬着头皮忍住委屈和他打招呼，我说：“我姓余，受省钱币研究会的委托来看你老人家啦。”

这当然是胡说。其实我只知道国宏是省钱币研究会的会员，连这个会的大门在哪儿我都搞不清。我之所以打出这个招牌，因为我想来想去，不知以什么身份去见赵老头，只好如此杜撰。我以为这个招牌总比教员招牌响一点。

老头儿对我打出的招牌无动于衷，只是用沙哑的嗓子问了一句：“你想买古钱？”

我赶快说，“如果有合适的，也买。”

赵破烂点点头，转身走到中堂背后去，我听到里边窸窸窣窣响了一阵，等他又走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提着一只沉甸甸的竹箕，噗地一下扔到脚下：“都在这，你自己看吧！”

原来那竹箕里全是古钱，足有上千枚。每一枚长满绿锈。徐老师弯下腰，用手在钱堆上划拉了一下，立即腾起一股绿色灰尘。真不知赵破烂从哪里弄来这么多古钱的。我也弯下腰去，抓起几枚来，品相不错，一下就辨认出古钱上的字迹。